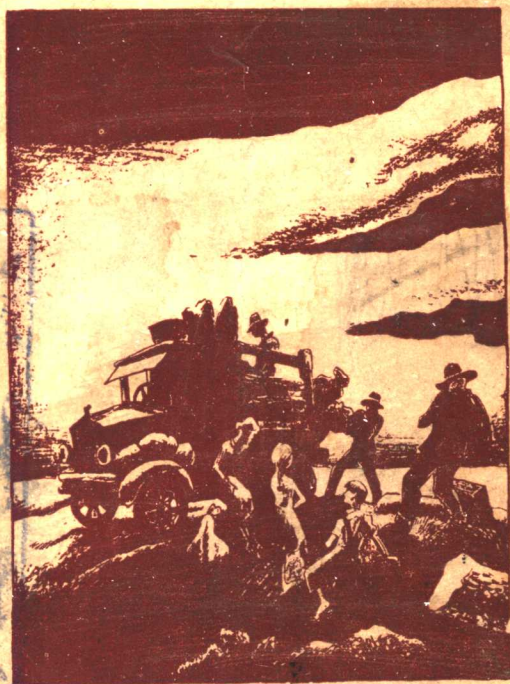


天下事叢書

# 滇緬公路

陶亢德編



上海亢德書房出版

—— 中國第一條  
漢 口 至 沙 市 鐵 路  
——



中國第一條漢口至沙市鐵路

天下事叢書

滇緬公路

陶亢德編輯

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初版

原著者 Nicol Smith

譯者 亢德 雲玖

出版者 亢德書房

上海赫德路趙家橋榮源里十三號

代售處 大興公司

上海福煦路六八七弄三十號

大地雜誌公司

上海五馬路四上騎廣福里六號

每册實價國幣一元四角

# 滇緬公路

目次

墓中人聲	.....	(一)
美國勇士	.....	(一六)
巾幗英雄	.....	(三九)
緬甸劍舞	.....	(六三)
原始民族	.....	(八五)
間諜嫌疑	.....	(一〇〇)
大雨傾盆	.....	(一一九)

## 墓中人聲

離昆明西南約二十哩，有一縣名安寧，那裏有一位仁慈老者，姓黃名叫大田。猜測中國人的年紀並非易事，但這個黃老者一定已年逾古稀。他的山羊鬍子已經發白，眼皮打皺，目光慈祥。早年信奉基督教，現在以身爲『上帝之家』看門而自負，原來他是德國路德教派女教士宅地的管門人，那兩位女教士在雲南省這個古老的迷信葡萄園中宣勞多年，且極熱誠。

這教會的女教士愛麗莎和亞爾瑪都寵愛這個老闖人。他忠實可靠，竭誠做事。真可以推心置腹。

有一天早晨，這個老者前請女教士小賜恩典，他要請假幾小時，想去望望住在城外數哩之遙的親戚。他若於午後回來，想能允其所請？女教士欣然准其所請，於是他就高高

興興的蹣跚而去。

他走過一座有頂的橋，橋下的河流分此城爲兩。經過人頭擁擠的小路，離城漸遠，沿野路徐步前行。轉眼間他走過安寧郊外的墳地。一小時之後，他已慢步到達戚家村莊，在那裏歡歡喜喜的過了個上午。待日到中天，他就動身回去。

他走近墳地時，一座新塚引起他的注意。他喃喃自語道：『早上我走過這裏時，分明沒見到這個新塚。葬儀一定剛在一兩點鐘前舉行。我不早些回家真是可惜得很。落葬總值得一看的。』

他走近這座新塚，探勝尋奇似的注視。此塚高達好幾尺，好像個大蟻塚，按照本地習俗，墳墓不是在地上掘穴而成。先堆土作一低阜，然後置棺於其上，再堆上許多泥土；左近泥土爬完之後，就蓋上些枯葉棕櫚葉枯草乾稻草之類零碎廢物。那些苦人墳地，無論如何是這樣的。現在這個墳穴之引人留意，只因其剛剛做好。黃老者走近新塚時站住，心想墓中不知誰個。

他站到墳前時忽聽得一個聲音。好像發自墓中似的！

他駭然四顧左右。但見目力所及之處，絕無半個人影。城牆遠在小半哩之外，郊外又空無一人。

有氣無力的聲音又送到他的耳邊。『救救我！救救我！』

到此決沒有錯的了。這是人聲，而來自墳中。這老者覺得雙膝發抖。要不是早先那好教士指示過他世無邪神妖精的話，他一定會嚇得大叫起來。全靠意志堅強努力，他才克制住恐怖。當此時也，黃大田真顯得是個勇武之人。

他叫着問道：『裏邊是誰？你是活人麼？』

可怕的細弱回聲輕輕傳來。『是的，是的！救救我，救救我能！』

黃老者心想現在已決無可疑了。但是誰也沒有不得官方准許私犯墳墓之權。於是他拔步就跑，拼着兩條老腿奮力蹣跚而行。穿街過巷的奔了一個多鐘頭回到教會，全已上氣不接下氣。女教士和傭人們羣集到他身邊。

黃老者喘息而言道：『去！跟我到葬地去！那邊墳墓裏有人說話！』



我在昆明時就聽人說到這個老者。告訴我的人，是主持昆明盲人學校的德國路德教派女教士。

現在我又想起了他。這是六月十七日早晨。保羅·梅耶和我準備動身完畢。我們旅行滇緬公路的最後許可書業已得到。那是一張寫有中文的紙頭，要貼在保羅那輛一九三七年式福特轎車的玻璃遮風屏上。昨天晚上哈理特·梅耶設宴款待僑居法國殖民地的友人們。黎明時天色灰暗惱人，幸雨已止。從六月一日到十一日天天下雨。最近五日，時晴時雨，好像老天爺保持其下雨特權似的。我們不知道能夠快晴幾時，又不知長雨之後，路上已成了什麼樣子。鐘鳴十下，車上一邊已堆上罐頭食物，吊床，啤酒瓶，油布，掘泥鏟，以及『舊家』其人。

舊家在最後一秒鐘時才得到。他今年十八歲。他的哥哥曾有一時受領事館僱傭，充作僕歐，大家知其誠實可靠。但現在他因物色妻子，已回四川老家。除了舊家之外，再也無人可用。我始終不知道他姓甚名誰。早晨他出現時，我曾問過保羅梅耶這孩子叫什麼名字。保羅的回答却是開玩笑，說：『呃，他是中國最老家庭的孩子。他家在四川種

田，已歷幾千年之久。『舊家坐在汽車後座，介於行李與鏟子之間。哈理特曾說路上要換車胎時，舊家可作此事。旅行中車胎是換過不止一次的，舊家却未嘗一與此役。

他還害怕一路行去，即不爲老虎吃掉，也一定給妖怪攫去。我想還是不提起墓中人聲這事爲妙。

領事館全體人員，連來自北平的阿媽和嬰孩約翰梅耶在內，都在門前階沿上向我們送行。紅牆的領事館已留在後面，我們駕車出北門而去，車上插着一面小小美國旗。折向西行，就上了沿繞西城的滇緬公路。因城牆頗高，所以空曠的郊外，看來與其說是山，倒不如說是丘陵起伏的土地。馬可孛羅於一二七二年在此路上旅行時，曾說『此地產米麥甚富。』現在也仍然如此。不久在城南看到滇池的北端，在此湖上，鷺鷥也一定攫魚如往昔。馬可孛羅記曰：『此處有湖，周圍近百哩。湖中有各種各樣的魚無數，爲鷺鷥所攫；其中有大魚若干。』我想他應爲鷺鷥之攫住一條最大的魚而記上一筆。

沿路全是種稻的水田，老幼男女全爲農事操作。男人女人以及兒童都雙膝入水辛苦耕耘。水車樣子難看，但很得用，農家用此已歷數百年之久。水車車水從灌溉溝沿溝上升

至隄頂，再流入田中。水車的划水板，藏在長長的木頭放水溝中，放水溝從溝直展到堤頂。極美的成行柏樹並垂在處處隄上。

菜地無數，收穫之後賣給城市人家，地上高高的桉樹成行，包着厚厚的綠皮。不久路離湖轉折，開始爬上高原。我們把車子急遽西折，就過了西山之背，俯降到前面的廣大平原。路基極不宜於行駛輕型客車。路以硬土打底，鑿入平面大石。久雨之後，石塊就各不相聯，致有裂縫與凹處，無法避過；一路上車子顛簸搖幌，令人牙也發震。舊家死命抱住堆在車邊的行李，苦痛呻吟。

在平原上，公路經過之處，都是荒涼的鄉野。途中有一部份，正在建築一條新的鐵路，和公路並行，無數男女爲此工作；一路上只有這一羣人示人以活動光景，公路本身全無運輸來往。我們曾路過不少貨車，上載士兵，分明自前面數哩外的駐紮所歸來，何以見得？原來在十來分鐘之後我們經過一簇房子時，有好幾百士兵正在上車，站着張口凝望的平民，人數也不少於士兵。

離開昆明一點來鐘之後，我們才在公路上初次見到一個相當大的市鎮，地名安寧，離

昆明二十哩。此處最美景物，是一有頂之橋，位在進城道路之側。橋北五十碼處，看到一塊菜田，就是德國女教士宅地。一會之後，我們在教士宅第按鈴求見，有一可敬老人出來開門令入，他的領下鬚鬚，已有白絲。他急忙忙傳報我們到此，女教士愛麗莎就出來歡迎。

『安娜對我們說起過你。』她微笑而言。『請兩位到裏邊坐，用點咖啡。』

這是女教士所能給我們的竭誠歡迎，因為在安寧這種地方，無論怎麼樣說，咖啡總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。

我立刻問她：『那個給我們開門的不就是黃大田麼？』

『一點不錯！你怎麼知道他的呢？』

『愛德爾和卡羅蒂姊妹告訴我的。我可很難相信她們的說話。說他聽見過墳中有人說話，是確有其事麼？』

愛麗莎點點頭，樣子一點不猶豫，並爲之證明道：『那是真事。我自己也聽到這個聲音！但是先讓我告訴你這聲音是怎樣來的。』

三年前，本地住着一個孩子，年方十六，名叫發祿。他幼失怙恃，寄居在孀娘家裏，她自己並無子息。此婦生性不良，絕不歡喜這個孩子。更因丈夫怪她不會生育，使她厭惡姪子愈甚。日子一年年過去，她的厭惡也與年俱增，終至使她覺得無論如何非除掉這個孩子不可。在她病態心中，以爲慘殺姪兒不是良法，必須尋出一個合理藉口來害他。她一定得找個方法，使害他之後可以心安理得，不犯罪過。

有一天，她走過城腳邊的齷齪小路，看見有一個悲慘的乞丐蹲在道傍，於是就計上心來。乞丐身上的破布不能蔽體。從他的臉孔身體看來，分明患着天花。她臉上露出癡笑，走到乞丐身邊，問他要不要賺幾個銅子。

她對乞丐說明道：『我的姪子老抱怨我們的窮屋子沒得熱氣。我想他沒有怨錯。我們夫妻倆都是窮光蛋，無錢生個爐子。我的姪子是個好孩子，我真怕他凍出病來。你不肯到我們去和他睡在一起，讓他晚上睡得暖和點麼？』

『這個無家無室的乞丐，一聽得不但有屋棲身，並且睡在泥地上舒服的破布堆裏還有錢

可拿，大喜過望。這個老婆子用心使他全身裹得好好，莫讓孩子看出天花來。孩子和乞丐並排睡了好幾夜。幾天之後，孩子就發疹了。這老惡蟲正是渴望如此，不覺喜形於色。她自以為姪子已染天花，就把乞丐逐走，賴掉以前許他的錢，藉口說讓他睡在家裏，只出於她的善心。

孩子真個染得天花與否，於她反正是一樣。她自己勸自己相信孩子一定因此死掉，毫不費事就可得到他的致死之因。雲南這一帶地方的窮人普通習慣，凡家有無可救藥病人，有權可以處置，以減家人負擔。

於是她心裏雪亮的買了一具薄木棺材運到家裏。這晚上她叫孩子喝下了一碗湯水，說是愈病之藥，實則她購置毒藥在內。她守在名稱床舖的破布堆旁，眼看他陷入昏迷不省。她淒淒涼涼的叫醒丈夫，絕叫孩子已經死去。夫妻倆就把孩子放進棺材，釘上棺蓋。明天一清早他們找集一班哭喪傢伙，抬棺材到城外墳地，在那裏急急忙忙堆就一座泥塚。

這就是黃大山往訪親戚路經墳地的那一天。

老閩人奔回教會，喘息而告他聽到墳中人聲，我們起先自然不能夠相信。但他反覆說『你們一定得去，一定要去的呀！』他說得如此之確有其事，我們終於爲他的懇求所動。畢竟他是頭腦清楚有見有識的人，不像一般本地人那麼相信鬼怪。他一向誠實可靠，既然他說聽見墓中有人呼叫，墓中自有有人在。亞爾瑪和我決定前往一看。當時有個華人傳教師正在這裏，我們就要他一同前往。

我們走到那無人的葬地時，四面寂靜無聲。我們走近那座新塚，亞爾瑪叫喊道：『裏邊有什麼人在內麼？』

一個輕得不易聽見的聲音答道：『是的，我還活着呢！我不能死！不能死！』

我們自然十分緊張和慌亂。當我們用手扒開鬆鬆的泥土和稻草時，有一個在墳地前面田裏耕作的人走了過來，肩背一鋤。我們叫他幫忙，他就幫了一忽兒。但當他一聽見塚中聲音，就丟下鋤頭拔腳飛跑了。我們費了好多時候才拉他回來。

我們用鋤頭和手指扒開泥土，力求快速，一到棺材露了出來，立即撬開一塊材板，好讓棺中人得有空氣藉以復蘇。一面我們派那個中國牧師奔去報官，不久縣官駕到，由一

小隊兵士護衛。我們未得官員許可，不敢開箱救出這個『死』孩子。現在當官開箱。孩子氣力全無，自己膝行步出棺材。瞬間他即恢復元氣，因為吐出了那老婆子存心謀殺他的毒藥。他的終究未染天花，許是人間奇蹟。他已不敢再回孀娘家去，停了一會已能行走時，就飛步離安寧而去。此時此際，他大概在中國的另一盡頭。

剛在此際，那個染天花的乞丐跑來，述說事件的經過，他說他受老婆子的攬掇，去和孩子同睡，她賴掉事先所許的報酬。但女人堅說並無其事，咬定當時讓他棲身其家，並不知道他患有天花。她說她曾一片婆心給孩子醫藥治病，孩子的死使她腸斷心碎。縣官難以乞丐證言置她於獄中，結果她仍逍遙法外。歸根結蒂，縣官說該婦人豈非曾以藥物治少年之發疹歟！

就在這個時候，縣官想博得各方信賴。他出了一張布告，大旨謂我們女教士力能起死回生！

黃大田自是這個故事中的英雄好漢。如竟有人疑心他所說的話不實，他總反問一句，『說我沒有聽見墓中人聲麼？』



得了女教士的許可，黃老者意氣揚揚的陪我步行到他建功立名之處。我們穿狹窄街巷而行，但見赤身露體的胖小孩子，渾身泥漿，和蚤痕斑斑的蓬毛狗呀，山羊呀，豬呀，一起在溝中嬉戲。說也奇怪，山羊比豬還肥。牠漫然閒步，雜在店舖夥計街上行人中碰碰撞撞的與人不分彼此。我們穿過有頂的橋。這橋也是一條商業街，事實上行人往來如織，正是一條最熱鬧最忙碌的街道。小店林立，高如平屋，僅容堆物，前爲木製，鋸窗很大，白晝洞開，入夜想必鎖閉。很少空隙通過。娘兒們穿着棉布衣裳，科頭，腳穿繡花鞋，有的是素皮拖鞋，坐在籃子似的矮凳上奶孩子，一面對我這個少見的白種人驚視，互相猜測我手中那個樣子古怪的黑箱子——我的攝影機——該是什麼東西。苦力們穿的中裝，戴的凹凹凸凸的美國帽子，天知道這帽子從那裏得來。他們肩背貨物，彎腰曲背，走過的人數着實不少。一個小個子，頭戴編得很好的大草帽，手抱孩子而來，他對孩子不甚關心，好像挾着一個包裹。他停步拿出一枚銅子，買了個肉團子望孩子嘴巴裏一塞，孩子的嘴吧好像整天吸水的水唧子模樣。肉團子穿在籤子上，敷有亮晶晶